

夜

雨

秋

燈

錄

夜雨秋燈續錄

天長宣鼎遺稿

靈巖石

先外大母王太夫人嘗寶一撮指一戒指雖不啻而富貴重不啻瓊瑤太夫人世居靈巖山下髫年登絕頂捨此土石以五十金寄姑蘇玉人雕琢成此日在腕上不敢須臾離年五十二病卒遺命以之爲殉余幼時曾親見索而把玩之微指平其面露一老叟烏帽紅衣策蹇以破傘籠頭得行風雨中遠處小樹叢叢作大混點雖人如蟻而眉目畢現衣紋有情用擎不啻南宮手筆戒指則水草一叢作深綠色水作淺碧色一盤行郭整八索雙爪皆露又一盤隱草內僅露一半奕奕有生氣又不啻南宮小品然皆天生就不假人工也山之僧云異石甚夥尙

不僅此近又產卵石而空其中圓潤焉如瓶如盂如甌如缶外
嵌小沙石五色斑斓內則盈細黃土領其土則裏膜極光滑如
陶冶而成者以之插花最佳余名之曰土室青僧以爲然
懷儂氏曰大塊文章無不奇妙窮山卵石乃亦有情彼自命爲
人而毫無知識者直頑石耳雖蓮生公隨長舌不能使之點首
而欲冀其毓靈秀吐異彩不其難乎

諫鳥

某紳嘗游東溟從海舶買一珍禽鵠參以雌鵠飼以雄粉馴櫬
善解人意較鸚鵡則小比鸕鷀則大須時舉頭滿身珍珠斑爾
脇時露翼采且放奇香初不能得其主名日緘默無啼聲惟質
其錦翮碧羽乍玩好耳紳素橫於鄉肆武斷是秋鳥忽能言日
在籠中呼曰作惡破家作惡破家而不服紳醉心懼尤不懼至

冬鳥又呼曰破家何促破家何促歲底果遭回祿焚屋十數間
斃二妾殤兩子遂無後紳始悚懼對天神立誓願改過自贖三
春風暖花柳鮮明鳥又呼曰爲善可嘉爲善可嘉紳聞之專益
以爲善自勵凡功德利濟之事力尤鼎焉鳥又呼曰善報必速
善報必速啼至秋而徵兆杳然紳心稍懈鳥又呼曰懈則不佳
懈則不佳旣而果疫癟幾滅其門由是益悚懼發願施藥活數
百人而闔宅男婦病果愈隣邑得哀撫四集紳乃出廩中粟
遍賑之間鳥又呼曰夫人同宿夫人同宿緣紳早寵妾而厭妻
琴絃不御久矣頃聞鳥語乃重尋故劍明年秋鳥又呼曰有子
莫嗟有子莫嗟已而妻果有娠將娩鳥又呼曰郎君如玉郎君
如玉已而生子果嶷峻俊美肥且白座客試啼聲知是英物遂
名其子曰如玉厥後如玉果貴紳常指鳥語人曰此吾諍友也

妾輩怨鳥之分寵私置鳩毒於蓮粉中飼以蠶之紳慤甚裹以文繡實以香屑歛以檀匣負橄欖樹下乾淨土表而葬之乞文人作諫鳥記且圖鳥之真遍乞題咏以示不忘紳姓危名復安楚州人

懊儂氏曰朋友之間忠告善道猶往往遭笞岑厥惡若一再進諫論彼必曰先生休矣今而後吾知免矣斯雖一室如秦越覬面渺山河有不割席作絕交者有幾人哉況鳥也始遭羅畢繼困樊籠俯首降心日就豢養惟有吐嬌音刷錦羽悅人耳炫人目斯已耳而乃喋喋昧昧時爲主人進直諫居然發其聾振其瞞務使危者復安始功成而退噫鳥也可以人而不如

又曰諫鳥之死死於鳩也實自死耳宵小滿前而直言不諱報主則有餘保身則不足橄欖樹下三尺土當化作可憐蟲耳危

復安從諫如流不以羽族而輕之斯人也門必無鳳字之題窗定有雞談之樂石麟送到預卜鴻飛巢卵復完更謀燕翼諫鳥有靈當亦含笑入白雲隨令威飛去

鬻樵

吾鄉王子翊先生國初名諸生也歲試文極工主司誤加紅勒帛置劣等憤極繕文黏通衢青衿席帽之徒圍而讀者無不擊節明年再試乃立意以游戲侮之文題爲子見夫子乎句文中小段落云噦老頭子你見俺的夫子麼章甫繩掖貌似陽虎貌兩馬一車急走康莊道歧途虎跡多曲徑羊腸繞俺在後面跟他在前頭跑眨眼之間踪跡杳尋亦沒處尋找又無處找呀莫不是又被匡人圍住了卷投入主司閱竟大怒置之四等故事凡四等仍贖優等召覆始斟酌褫衣巾與夏楚王入試草草畢

其文詩題爲古鏡五律句云明月地中出美人天下無菱花光
驥淡苔蘚孕瓊糊曾駐蛾眉影休殘鴉嘴鋤待酬青眼客何以
贈盲夫繕成擲筆大笑自知不免卽委卷出署主司閱之知是
有才而不平者諭廣文召之來將示嶽藉而勉策也王聞之益
怖隻身逃不敢還鄉里煢煢徒步走入楚拏棄儒冠不受羈勒
已而累芟名王轉徙三湘七澤間賣文爲活楚人憐而敬之爭
進酒饌以是得無餒荊州太守韓公慕其名延入署司筆札紅
蓮碧渚文采風流竹箭東南賢嘉相得公餘多暇每策款段載
榼出遊或古廟中對神佛縱飲或卑田院與乞兒坐談其牢騷
悲憤也如此太守不之責反諭里老隨處調護之時屆好春青
帘出樹歌舫搖波意致洒然興隋屐至迤邐廿餘里倏在深山
中山均零星十餘家似是田舍忽來書聲因風到耳自思此中

有隱君子乎路轉峯回見黃石堆牆青谿架木乃一古刹在綠樹中神佛龕邊借作村塾蓬頭歷齒童子坐十餘人皆端肅案頭呼吸不輒無一惰容無一嬉笑者見王至咸起立揖之坐臯比然後入已席王奇之然不見其師坐案頭略翻閱則其師窗課在焉文固高華典貴字更綿密端方閭爾師何往乎師旣出游尚不懶蹠隨牧豎嬉孚童之長者拱而對曰吾師端人也事老母最孝課生徒極嚴修羊不豐未能供菽水清晨來此各授以書卽入山採樵荷入村市貨得值始躡夕陽歸查吾輩課稍疎卽叱之膝立或施細荆杖之深不敢縱也問師何姓曰姓錢問師何名童以筆書桌上曰鬚樵問師亦博士弟子乎曰非也實無資斧就政於有司耳問師宅遠近曰彼處名錢家堡距此尙有七里遙言已圉人已策兩騎來尋促之返王搦筆書餽人

王子羽奉謁留案頭代面笑別童子去踰兩日又專誠來訪而
松陰在地槐花滿庭伊人猶未歸也童子則舊相識歎迓之各
以泥爐苦茗獻客王代督童課無不滔滔滾滾如銀瓶之瀉寒
波無停頓也問汝師來曾見吾字作何云云曰師略薨爾固亦
無多語言間今日胡又不歸曰近聞薪價低賤之良不易王無
聊賴戲問樵之近作果又增一二篇皆傑構因大加丹黃更易
小疵俾成全璧並擬數題留案頭囑童子代達傾慕之忱惆悵
出門思憶彌切翌又訪樵樵蹤仍遠案頭之文已照題繪就閱
之大稱賞因又加墨且預與之約云某日某時乞謀一面雖風
雨必至毋左也屆日訪之仍不面心頗憤激童云吾師見先生
斧削伏地再拜每讀一遍卽北望一叩首特無如貧澈骨不貨
薪卽不能炊烟舉今晨留語如先生來當請少坐準於日移晷

卽至坐少頃一童子望門外喜曰吾師來矣王舉首見一偉丈
夫荷繩擔岸然而入年約三十二三而修髯俊宇望之如海東
青竹笠芒鞋誠如朱翁子未遇時狀入門釋腰際斧柯拂衣上
塵土間童子曰座上客卽吾師王公耶童曰然因趨入叩地有
聲曰山野之夫苦無師授以蠡測海坐井觀天寸心茅塞久矣
蒙吾師憐而教之得重觀天日心鏡頓開如曇之復明如夢之
初覺感孰甚焉愧孰甚焉王急答拜且掖之起曰先生天下才
也爲君友且不敢若謬自稱師不慮罪過耶因相對坐彼此通
鄉貫旋論古人得失談經史理學樵對答如流均申寡要心如
髮而眼如炬云日下春王戀戀猶不遽去樵云文旌下賚草野
何榮惜此刹荒涼無下榻處奈何奈何王笑云與君邂逅足慰
平生願登君堂拜君老母樵知不可却遺生徒去反局其扉請

王策馬樵爲前導悠悠行野田中比至堡日已曛矣見三間茅屋僅足蔽風雨門庭亦極修潔几榻俱能安詳白頭老嫗翹首倚閨樵母也王下騎對之叩首嫗云何處貴人下顧蓬華辱承謙禮老婦何安樵跪陳來歷嫗喜歡且欽重延入坐草堂中嫗倚杖龍鍾與王話風土瑣事樵則篝燈貰酒呼婦煮鯉魚一尾具脫粟餐王旣醉旣飽夕即藉藁臥樵入視老母睡熟始出戶調馬具芻秣殆無一刻聞明晨王起樵已捧巾供盥面氣蒸騰以烺芊進代晨餐也王揖母作別殷殷勸樵出應童子試曰以君槃槃大才尚不足與若輩共富貴耶若高尙畢終身得毋爲毛義所笑乎樵唯唯王歸則揄揚於太守之前曰孰謂草野中無偉人耶口述樵文聲浪浪然太守笑云渠已嘔出心肝得君傳諸齒頰文固不朽君亦愛才甚矣雖然拔擢英才太守分也

爲高人勸焉則惟先生自圖旋府試王急入山分運俸二十兩
俾樵無內顧憂樵不肯受強之幾至涕下樵亦泣始悵悵隨王
入城試畢竟冠童子軍宗師按臨閱樵文大驚曰鑄史鎔經出
風入雅非枕饋於古大家十數年不能造此絕詣拔之入邑學
是年秋行賓興盛典王往問樵曰讓屈久矣佇卜鴻飛三年眼
光爭此片刻君究於何時赴省垣樵愕不能對王知其窘爲言
於太守太守慨贈五十金贈樵乞王轉致樵堅不肯受王怒云
此非盜泉也受知之恩雋卽云報何恥焉及入闈慘淡經營竭
盡心力光燄熊熊三條燭盡花樣極新回郡卽繕稿呈王與太
守賓主傳觀莫不鼓掌以爲荷薪人準成折桂客也置酒衙齋
盡歡而散太守送之曰太夫人望君久矣請卽回第景星麗雲
準貢天府僕與王先生拭目俟之及榜發竟落第樵大勸曰秀

才康了亦屬泛常特負吾師期望且何以償其金由是益謾勉
三更燈火往往哭失聲王時來慰藉買一黑塞贈之曰請跨而
入城時就書院試晉火資當豐於薪值樵曰謹受教每試必列
前茅然無事究不肯登太守庭明年太守以卓異遷豫省觀察
挈王同行私謂王曰明年又大比矣樵之才雖俊然天下無場
外舉予請以一百五十金轉付與樵俾伊重入棘闈管教此番
入穀王乃囊金往并增己金五十共二百適樵他出因密與姻
且留書判袂敦促甚殷及回署已車馬在途僕夫在道矣樵歸
知其事急入城闕意堅罄其金而王已隨太守遠乃北望叩數
十下自誓曰樵乎若不自激何以見吾師乎嗚咽而返踰三年
太守卒於觀察任內王代爲部署且經紀喪事畢悵悵歸里則
妻子皆有饑寒色顧囊中幕資不過數百金稍稍償積逋依然

成妙手惟仍舊訓蒙以自給又三年偶閱四川同官錄則彼處督學使者爲錢嵩樵註明楚人出身內翰乃驚且喜曰樵乎竟爲文章吐氣乎已而自思彼獲解時何不以魚書慰我當是同姓名者如唐之有兩韓姻也旋又爽然自思別時但云臨北人未明晰告鄉里居址想無處寄鴈足耳適遇歲歉萬不能堪姑一訪故人或不我遺棄告諸友生咸云貴人致身青雲恐不復憶舊時杵臼阻撓之王云錢公端人也必不能忘舊雨乃束裝別妻子携一佃人荷行李殘衫破帽迢迢走巴蜀入劍南聞督學使者已下夔州又折而東之至則棨戟峨峨無門可入顧旅橐已竭館主索道將下逐客令無已自書半刺乘督學呵道興蓋而出鵠立低首仰視綠衣絳節巍巍然坐輿中者果樵也乃自唱名以刺呈且蹻道左而御舡焉內部將叱逐樵見之卽呼

降輿跪而扶之曰吾師乎乃一寒至此乎王哽咽不能語惟云
慚愧樵謫師卽登己輿弟子願負弩作前驅王云此朝廷以之
榮公者某何敢某何敢樵驚歎無旣急呼材官以兩騎至得並
轡入節署啓堂皇張燈大開綸筵鼓樂大作樵跪而稱觴爲王
公罿席間偶語及太守清廉樵云已於月內以五千金寄聞其
家矣夜歸寢室則幃幔供具華煥多目所未經晨覓舊衣不可
得悉潛易新製皆綉羅而繼稱身者呼佃人來則不知何時亦
悉更衣履而斲然一新聞從何來曰皆督學賜也問旅橐何在
云已度之他室奴子二三司盥沐效奔走者能以眉語以目聽
善解人意初不似佃之倔強也不兩月家書至云已收到川中
銀五千兩足可禦貧上下咸安勿勞遠慮越兩年寄銀已將萬
金是年秋樵之太夫人卒於署守制回里王亦恩歸厚贈而返

年服闋入都授陝西大中丞復迎王至署奉養如嚴親居兩年
王偶對樵曰僕馬齒長矣廡下素餐實赧於懷抱請卽長辭乞
歸正首邱之孤不復稅西秦之駕樵涕泣留之不可開筵祖餞
乘以安輪隨以幹僕贈以輕裝自策馬率將士旌旗蔽空笳鼓
震地親送之百里外灑淚而別歸則門庭堂宇皆雕梁畫棟曲
折幽深宅後小園池沼亭臺花草泉石亦極精雅額曰倦飛園
室中艷姬十人亦不測何來問老妻始云自君去後屢有幹辦
者舉金來二子皆成名各已娶婦生子贖田宅成富家翁可無
事遠遊優遊林下老夫婦咸九十二歲始卒遺命卽葬於園中
迄今頽垣斷井遺甃枯池尙得其彷彿故老述園中亭子王自
製一聯云拓地不多些看一角危城幾灣流水數點遙山也算
煙雲開畫本及時行樂耳種石邊叢篠窗外幽蘭籬根短菊且

宜風雨讀離騷樵撰聯云老眼無花卓犖能觀天下士閑情似
水歸來請作地行仙

懊憊氏曰偉哉樵也當其風雨蓬廬嘯歌出金石自問卞和之
璧辱在泥塗風胡之劍棄同瓦礫探薪易米供老母飽妻子足
矣初不料有憐才尚義之王先生從天外飛來也乃甫見崎人
卽許爲國器不惜敦促勸駕殷務使鬍公釋爛柯之斧題鴈
塔之名走長安之馬卒能食其報而溫飽以終然則先生亦素
工風鑑如姑布子卿之流與抑無心知遇數合受玉帛琴瑟之
奉與倦飛園中墓碑尙在恨不起九原而問之

牛頭社公

里有農人某遭赭寇之亂倉卒不及遁寇索白鑪客卽加白刃
頸殊其半魂出殼矣飄渺隨風四颺有兩鬼卒挈之西行

云謁社公農恩社公當是方袍大袖鬢髮如銀策杖作龍鍾態
者及至一署如坊使衙門旁皇之間社公已升座呼己名使跪
略側目睨之則社公牛其頭朱履烏袍獰惡可畏語農曰汝名
本在劫冊因汝中年患病發願戒全家食牛是以免汝死汝行
且甦矣當遍告里人力爲烏鞬惜命農叩首謝已而自恃胆量
詢社公曰公何幻作大武狀以嚇下人恐此亦非善相社公云
吾本洪武年間一脫軸牛耳日偶荷小主出遊西郭芳草如茵
且走且囁忽腥風震林木白額虎吼躍至前意在攫吾背上一
塊肉而吞噬之吾日受主人豢養恩不忍斬其嗣憤氣墮膺智
勇生焉乘小主委路側以頭角與虎鬥虎猛甚吾不爲拔鬥半
日虎竟死吾亦遍體無完膚目視主人來撫其子復活吾目始
瞑土人乞有司入奏荷褒嘉而冥司以吾爲義交章入荐得帝

命授爲此間社公香火垂數百年矣故至今猶有其角汝無怖
馮農誌之退而果甦潛渡湖創旋舍退爲農人僻後聞賊平歸
訪西郭社公祠已圯惟牛搏虎碑尚臥草萊中剔苔蘚讀之其
文甚奇記其事甚詳尙屬太祖御筆

懊儂氏曰牛能報主卽作社公彼大官日給牧芻未嘗不弭耳
就食及至有事之時乃紛紛作鳥獸散初不能與人共緩急禦
患難也牧人執鞭惟有搔首旁皇踴足太息而已求如斯牛固
數百年來所杳不可得者曠社公位卑僅能春雨枌榆秋風耙
糲受野老雞豚之祭迢迢歲月并不左遷牛亦數奇矣哉

雙才

平康巷內有美妓一頗通文翰兼擅琴瑟自名雙才人不解其
故詢之曰從吾游者無繡虎之雄而欲狎文鶯之侶不可也無

纏頭之費而欲入迷香之洞不可也有貝無貝兼而有之才難不其然乎聞者咸誇譽而崇戴之由是傅粉塗脂粧益自炫吟風弄月情愈能閑然太自矜重訪紅顏而來遭白眼而去皤腹大賈銳首負儒囊足不前矣有豪華公子庖鶴主人銜之深思倒其艷幘傾其香巢而計無可出偶遇小乞兒衣雖懸鵠而貌頗儒雅挂破瓢操短杖沿門唱道情曰驥狗山是俺家小茅棚破籬笆四圍亂冢何曾怕搖鈴拍板般般會艷曲淫歌實可誇赤條條妻兒老小無牽挂討得些閒錢沽酒醉醺醺臥倒三父公子聞之駭羨呼與之語曰此曲亦板橋舊製乎曰非也乞兒幼曾入塾長工倚聲近出心裁藉糊口祿耳曰卑田院中何來識字之漢曰錦泥窠裏且有能吟之娃平原乞米陶潛叩門乞兒固目空一世公子亦皮相斯人公子喜挈乞至宅注香水磨

濯其垢膩餐美膳滋補其腎腸衣履嶄新居然玉立頭顱依舊
已似金夫乞不解公子意惶懼實深公子云此間有妓雙才子
仇也今與汝資可潛詣一行訖使才人七步齒芬克對膚澤能
沾則北里之魁竟爲汝占西江之水莫滌渠汚逞爾之狂洩余
之憤尚豐酬汝也乞曰諾袖其資翔其步踵雙才之闈求一笑
之緣妓見乞貌頗珠輝韻亦玉屑眞翩翩濁世佳公子歡然相
迓已登其堂裊果不愧服猶能麗乃傾心焉少頃綺筵開珍饌
至妓捧樽奉客曰玉壺斟美酒乞云瓦罐有殘茶妓心賞其工
而不解佳客吐詞何頓鄙但敬且疑之因以自編詩集見示曰
請看奴家的柳絮吟乎乞云且唱他娘个蓮花落也妓宅之左
有別墅花木臺池極稱幽雅因拉之清游坐水心亭出僕中法
帖示乞忽見芙蓉之陰有銀鱗潑刺妓云荷葉魚兒傘乞云綿

花蠶子簡乃重壁草轉再進珍備其奴與之酬酢凡擣戰射覆諸
令無不精通旋見雙剛玉掠波遽出山綠樹之杪妓云樹頭白鷺
飛開去乞云簡裏青蛇放出來妓聞之愈賞其典以疑是當代
才人大家公子慕韓熙載之壞袖美次鄭元和之繡襦性解憐香
詩吟乞食實與人以不可測也因聲獻訛詞以贊之曰五色筆好
逐搏鵬獮萬里乞云七節鞭何愁制大出千條時酒已醺矣夕
照昏黃新月皎潔侍婢以銀燭至邊歸內寢妓自陳風塵苦趣
如得郎君憐一朝發籍請爲情人脫籍則幸甚矣乞云騰舉恐
非易事妓云有郎奇才何愁不作內翰因預爲之兆曰金華殿
上呼萬歲萬歲萬歲乞云十字街頭叫老爹老爹老爹妓
亦笑不能忍然終愛其敏捷涎其揮灑益示纏綿許留纏綿婢
以香茗至爲司馬文君解渴吻濂煩襟案上銀缸結花如粟妓

云今夕燈花勤報喜乞云昨宵稻草硬翻身旋聞更柝登登已
轉三下妓云月明誰擊街前柝乞云風冷還吹市上簫吟已背
上頓作奇擾妓喚婢以爪杖進且吟云玉柄鑲成金指爪乞云
鋼刀斫破鐵頭皮因相與莞爾携手入幃褪襦脫幘小露鳩形
滅燭掩光竟容燕好妓弛衣縱體就之且睡且吟云有情有義
的哥哥乞云修福修壽的奶奶纏晨又擁妓甜臥巫峽雲封羸
樓夢暖而公子已率健兒來擒乞下榻席捲其華服擲百衲襖
瓢杖與之曰汝盜我粲粲者來此作狎邪游乎不去當呼圍頭
來箠汝矣乞乃蹶然起衣仍不掩脣履仍不納踵抱頭鼠竄出
勾欄門妓羞無以自容幾欲縊首自殺乃稍稍歎戢不復以驕
態向人

懷儂氏曰八娼十丐儒廁其中言之徒悲憤耳錢樹子小有才

妄意攀龍意在熊魚兼得而緣慳魔至厭極災生宜其有花郎
來狎獨是況埋粉黛迷戀烟花揮金惜玉之徒卽拍板搖鈴之
客本非兩人於花郎又何尤焉况措詞的當屬對極工欲尋艷
窟好姻緣乃現廬山真面目不可不傳

柳聲

康生名馥小字荀郎揚州鹾商子也玉潤珠輝風流倜儻年十
七卽補博士弟子員論婚者踵其門父母委禽粧生均堅却之
曰人子事事皆當受二老制惟婚媾則自主之媒妁無稽往往
飾無鹽爲施且設謬聽鼓簧誤墮術網則終身侘傺甯遲遲求
佳耦也父母憐愛許自覓阿嬌偶赴北郭友人飲路經寶城見
一美女子採桑園中手執懿筐腕白如玉肩齊短樹髮澤若雲
容態眞殊絕也生徘徊瞻眺幾迷路途潛訪玉人則楊博學之

女小字柳聲二八芳齡香閨待字生歸告父母乞下玉臺父母已諾而納幣之使者恨不能麾之疾行幾如無價寶恐稍緩即遭他人攫其家園中有高樓五楹向住狐眷老稚男婦飲食起居與人無異始敬而憚繼厭且親遂日與主人往來通語音共宴會甚相得也生母偶晤狐媼告以兒子姻事媼笑曰是所謂柳聲者其面微瘦而白潤雙蛾纖長一笑兩頰生微渦者耶轉問生生日是也媼又云楊家小妮子向頗嬌慣才既出衆貌亦可人足徵郎君有眼力惟性氣盛稍拂卽生媚嗔是不可不慎於始也生頗以爲迂強二老納采娶之歸初果賢淑且穎慧事舅姑能孝謹處姊妹宛若有禮御奴僕婢媼有恩卽葭莩戚誼無遠近咸饋送近情惟視蒙砧若廝養始亦伉儷繼則漸施惡聲凡梳洗瀟掃必叱生執役少不如意卽罰令長跪旋又置夏

楚閉戶痛撻而詈辱之生惟順受久之間有指爪印體有鐵烙痕兩股長有血漬利錐所刺也然究不敢逃避日在香閨如困縲絏而女猶切齒焉每聞拍賣舅姑奔救怒少止去則虐如故且更肆焉夜夕呼號慘慟不忍入耳舅姑隔戶泣語之曰吾夫婦只此一塊肉新婦當俯念衰朽畱彼慰桑榆若定置之死未知新婦又將何以爲情女聞之果默無聲息晨起華粧肩輿出自云歸甯闔家不爲意至卓午女之兄弟輩忽吼而至擲毀器具宛籍其家兇狀悍語不可以理喻生置重帷戰兢欲死父母走訴於邑宰宰閱其詞亦赫然怒笞拘至堂將鞠其悍戾諸狀忽屏後一搗衣杵飛出宰色變倉皇遽退而書役皂隸猶鴟立焉緣宰亦懼內夫人聞其事恐公庭叱辱使胭脂婦女無顏旋命婢子傳語諭兩家其速罷訟男子讓婦乃司空見慣者豪無

足怪慎無見橐駝而謂馬腫背也生不得已悵悵隨歸舅姑乃反柔聲下氣以慰之女益橫生母不堪其虐潛對狐嫗飲泣嫗云是有宿因本非鼠雀力所能銷惟虔奉些乾教禮拜白衣大士像或得其慈悲呵護耳生母敬信遂如嫗嘗繪慈容諷金經朝夕不爲倦月餘女果少安漸柔顏床第之間亦容燕好然較之尋常婦則閼威猶嚴肅也狐有子名珍郎自云長生兩歲生以兄事之郎亦俊而穎讀書習制藝策論詩古詞章不日應上科立女通天狐試娶婦名酉娘貌絕麗而沉靜無綏綏風致郎厭惡私納兩妾皆醜冶善歌舞乃嬖之甚而酉娘則自甘冷落也每受郎挫辱走憩於姑反遭白眼一日女携婢入園摘花簪齧見一麗人坐石闌灑涕哽咽趨詢之則酉娘也得其由好言慰藉彼此有情遂聯作閨中談友時常過往久愈莫逆酉娘私

叩於女曰妹之良人并無小星尚紩謹若是若吾家男子且雙娶桃葉桃根阿姊容之而渠反橫恣姊之冤苦真無處呼天也然則妹以何術而威攝丈夫如鼠之長狸讐之駁雀倘蒙師授願廁門牆女笑云吾亦無異術亦無師傳不借勅勒不須壓鎮惟憑我靈臺巧爲顛簸耳姊果願孰贅妹亦何吝傳薪西娘聞之喜退而以玉戒鍛金跳脫進所以代羔鴈也歛衽再拜敬聽指南女云男兒薄情無不厭家雞而狎野鷺其初覲面故作莊容及與媾精即摹浪態自家設想妓若何妖冶婢若何端摹而曲肖之則彼之邪渴止慾焰張凡生平不可以告人之事不可以自處之條彼欲秘而我張之彼欲申而我却之彼欲左而我右之惝恍迷離不與可測誘之盡情吐出爲後日挾持之具夫然後瞰彼所恨如畏虎則吾必自命爲虎白額之咆哮在閨閣

中矣如畏蛇則吾必自命爲蛇長山之盤繞在衽席間矣如畏鬼怪則吾自命爲鬼怪夔罔兩之儔類白晝瞰其室矣如是則雖鐵錚錚漢子無不玩於股掌之上而爲所欲爲西娘聞之再拜曰噫是殆遂其欲誘其短瞰其所怯而全憑芳心之一點權衡也女喜拊其背曰孺子是尚可教越數日而珍郎果近婦求狎如雨後之拙鳩也再數日漸聞樓上有詬詐聲聲且達於閨外聽之惟西娘罵夫初不聞珍郎罵婦旋聞以竹杖撻兩妾妾負痛呼號珍郎膝立捉跼爲妾乞貸而西娘怒猶未已手批珍郎頰清脆其音狐媚禁止之不可反遭罵辱闔室沸騰焉女聞之喜謂高足弟子傳衣鉢矣明日珍郎來尋生耳語曰居伯通廡下十數年矣一朝遠別能無黯然驚訊何往曰內子不惡君所知也乃近從君夫人游亦作河東獅子吼君固陳季常僕亦

王文穆君號方山子僕築四長堂外人問之不幾箇冷耶曰僕之懦弱根於性也君固矯矯者何不自振爲鬚眉吐氣曰不知何故前視彼如三歲嬰兒今視渠如九子魔母一顧一笑無不驚心因由愛而生敬亦由敬而生畏也萱堂恐怖云芳隣咫尺不無師弟淵源翳於胡底乃立意遷徙徐待回心生聞之亦俯首長歎而已翌果孤嫗來與生母話別西娘與女攀戀猶殷祖餞香巢至夕方散珍郎告生曰君夫人大惡僕當有以報之至次日樓上寂然則孤脊果已於是夜墨去生私心惴惴恐狐之報乃著也必爲已添罪戾瞬屆中秋女以瓜果祀竇齋閣全中庭玩賞清景忽屋瓦響一丈許黑影飛集至前張毛掌如箕頭搘其粉靨女正怖而大號忽身後一金甲神持鞭岸然走出喝曰何物野魅敢侮玉娘負心郎尚足庇耶鞭應聲下擊沃然有

聲而黑影顛杳有識者云神呼女爲玉娘縣是霍小玉後身呼
生爲負心郎疑李益後身果如其說則生之日受凌折亦宜也
懊儂氏曰余生平有三畏畏貴人夢童長瀨門惡犬畏其家有
極兇潑婦有此三者雖至親至戚至友願終身不履其閨不登
其堂間一課值僕僕歸來則三日內魂夢爲之不甯畏可知矣
今聞康生事始知惡婦人身後固有特鞭金甲神爲之呵護宜
其橫也

忠愛

朱子書法如九天下石大海掀波神妙不可思議前人云其書
發源於曹操惟心字不學耳乃惡其心之叵測也淮安府署大
堂頂懸一額大書忠愛二字爲朱子真蹟某年大堂忽遭祝融
烈焰蔽天人聲嘶沸咸見額逐紫烟上騰燭然立空中鑿龍

熊作黃金色逾時方沒人云世間墨寶爲真宰收去吾鄉有逸民大義四字藏度二峰艸堂近亦化去惜哉

懊儂氏曰大奸大惡如曹阿瞞可謂極矣然蹟其生平著述似亦絕大本領橫槊賦詩分香鬢履又英雄又旖旎時何等氣槩何等風流直令千載下讀史者罵一回愛一回罵雞罵殺阿瞞愛幾愛殺阿瞞也而擔當道統之宋文公猶雅慕其手筆臨摹而克肖之阿瞞有靈當何如心喜與惟文公書法世間尚有之而阿瞞書則絕未一見然則宋時尚有遺墨耶抑殘碑斷碣尚有吉光片羽耶不然文公將從何心折也聞漳水之濱有農人潛井得一片石上鐫篆文曰我怕馬你怕牛天理循環又轉頭休休休下註小篆二乃操書也復爲雷霆擊碎夫文公書燬於回祿阿瞞書碎於豐隆蓋一寶其正一惡其奸未可以同日

語也

郭秋卿

稻花村郭氏雖農人而族且大家頗殷村之長曰郭九如生一子一女子名春卿業儒士咼嘒女名秋卿芳年十五艷冶絕倫素知吟咏尤善修容不屑效村姑惟東郭之夫婦均愛若掌上珍顧擇婿頗苛故破瓜年猶待字家有春偏范三喜貌頗俊爽職亦能勤三五少年也女偶晨起爲丸如煮蓮米取竹筒就爐頭吹火蓮熟捧之去適范後至亦煮芋魁取筒吹火之未燼者而女之櫻唇胭脂移染於范吻色鮮妍宛如雨後花女見之不禁粲然范問秋姑何事見晒女益笑訝疑而詢之殷女自指其口以示之范退而攬鏡自照始悉所由然心旌輕然動疑女有情於彼矣凡女有驅策范供役尤殷勤女竟招呼范承應必宛

轉無人在側范每對女作媚態獻訛詞女均不以爲忤范益惑
女偶遺香帕在地范拾而視之帕裏合歡橘二枚乃於深夜效
鑽穴之行緣女獨居一室壁之西卽倉廩加筦鑰范盜鑰啓戶
穴竄入女室女方挑燈繡鏡奩初聞聲幾疑爲狗盜及舉首見
范心轉柔焉悄問曰爾來何所求曰某敬送香帕與秋姑耳曰
爾膽有天大耶恐主人知覺汝無死所矣范因悶而抱之跪求
苟合女亦心動卽與之纏綿五更卽搖之使醒仍由竄出而加
以掩飾竟無一人知其事者一日春卿偶詣女室問話見榻下
有男子巾幘墮於地稔知爲范物問從何來女云想是小花龍
誤當彘首骨銜至耳春卿終懷疑不能決退而告父母曰妹已
及笄當早爲覓佳偶倘有中醫醜兒當以斧鑽碎其顱也九如
云爾妹素貞靜爾何遽作險怪語毋乃不詳叱去之踰兩日范

又至女室女私告之曰汝尙安樂耶吾兄見贖贖形於寵設綻
露有時恐爾我皆殞命范亦懼曰然則奈何女曰我已籌之矣
吾笥中不少黃白且有阿兄衣冠曷於是夕更男子急裝盜驟
啓後戶偕遁惟恨無棲止處耳范云邗江晉有竄婦獨處大可
投也女聞之喜卽束靨鑿洗粉黛衣深衣冠峨冠蓮鈎單吉莫
靴對鏡自覩居然一美男子范詭作僥人相與席捲其資策驟
偕去時東方猶未白也九如清晨將起聞奴子報云後戶無故
自開然並無失物惟廡內盜去一驃九如大驚急起查閑稔春
備遁夫人入女室見鍼鉗縱橫箱匣落女亦遁春卿聞之慄
急欲死急欲乘馬遂遁者九如力挽之隙虛告以遁逐徒增門
戶醜易聽其逸譬當日無此女也范導女走四十里天明晨矣
東抵邑城人家晨炊未熟因穿城過出東郭悠悠望揚州進發

夕卽抵朱孝子里雙雙入館舍眠明日就途方揚鞭與范作情語忽一老叟笠帽策蹇迎面至前叟何人女之父孰方先生也先生素與九如善三年前館於稻花村中蹲酒局酬女亦在側垂髫甫覆額弓鞋窄袖應對可人先生曾呼之作娘齡女故識其嬌容已而蹇驃近已將擦眉叟驚思驃俊人似曾相識自恃老拙唐突何妨卽以鞭梢挑其風帽墮地而廬山真面目呈叟大呼曰汝非秋卿兒耶今將何往何作男粧言未已而驃前導之少年撫兎脫矣因叱從者代挽絲纏掣投己宅命與夫人同臥起亦絕不間少年伊誰頃將何所適惟遺急足招九如來云有要言非面罄不足傾瀆懷翌果九如至紅燭開筵先生豪甚而九如時時啼噓有憂色先生問秋卿兒尙安好耶曰如舊曰近當學製嫁衣抑懶無所事也九如默默無以對詳訊

之九如卽墮淚入盃中曰小女不幸已於月內夭折矣先生笑
頷其首九如益惶恐因屏人耳語曰蒙先生愛許結誓岑實不
敢隱惟不肖實難堪耳然則先生有所聞乎先生乃告以遇
事訛約略繪少年情狀九如色變曰是也少年乃眷儒范三喜
也犬彘之行庸捕而甘心謂以淫女付僕先與之同死先生笑
曰僕携彼歸正欲爲君弭其醜頃召君至安能視君戕其生乎
爲君籌之再曷請先歸以空棺假慟鼻瘻高原詭云女病卒所
以掩族黨隣里耳目亦云至矣事畢君速來當授以兩全法九
如叩而敬諾卽歸而如所云果慎密無人詠牆茨也奴僕婢媼
素得九如恩亦不忍播揚卽問有云秋姑何殂之暴亦疑信叅
半焉比九如重至先生宅則已爲之備一車一輿一僕一媼云
携若女赴楊州貨之饑商大家爲婢妾僕門似海誰識本來色

艷而值賤售最速君可脫然歸矣九如悵憫携女走雷塘寓劉
媼家九如坐愁拂鬢女則珠淚涓涓縱橫粉頰慘黛修眉終日
顰盈盈秋水雖在一堂如隔霄漢媼甚疑之私詢僕媼知是父
女日來與女閒話女真曰人因又與九如談九如惟有愁歎媼
云觀君面目行止想亦好門庭何其憂也曰父子將別那得不
悲曰究因何事骨肉乖離將於何處行遠別也曰實因訟獄負
累不得不貨女償積逋媼大駭旋大嘆曰如此玉人忍貨之去
君亦忍矣哉雖然值之低昂可得聞與曰鄉俗小兒女不習刺
繡文不工彈箏琶不善理文墨不過炊煮縫紉如尋常婦安能
沽重資若二三百金卽云美價耳媼審度良久曰老婦二十卽
孀老無子嗣興風木悲若得君女爲吾女將來覓佳婿作好門
楣當不止目前戀情然身值在謹商則賤在老婦則昂請以二

百金署券同平九如曰善繼而謂媼曰吾女卽汝女不必事楮
墨阿堵物亦權留汝家吾尚有京江之役事竣當重來面領也
次日卽起與女別女啜啜啜泣煩老父寄語阿娘恐終身無報
劬日矣九如亦洒涕不已惟絕無一言泣已卽乘興携僕媼遽
去媼得女視如己出女亦承順事事得媼憐私訊女究因何爲
父母棄擲女但云貧耳媼日爲女事修飾簪花傅粉艷服輕裾
較初來時淚眼愁眉有仙凡之別媼之宅本雷塘旅館也四方
賈客見女咸驚爲天人傳播旣久媒妁紛來媼均落落無一首
肯眷時有木商鈕仲卿翩翩美少年挾二十萬金隨兄作賈南
到九江東到齊魯往來搜配緣頗怪焉兄雖娶而已仍鳏也每
謂人曰某有浩浩之水何愁無育育之魚拏喪千金橐當覓絕
世姿若玉鈞斜眸倚門兒只堪作婢媵耳一日訪友過媼家見

女梳背蘇州髻衣紫羅衫拖六幅湘雲之裙不蓮瓣尖瘦翹
翹倚簾就日光細荷包香囊惟恨背面不譖嬌容果與粧稱故

細

揚聲問曰劉阿姥何往然則又向東隣鬪葉子戲耶女應之囁
轉粉靨而玉郎幾已魂銷少嗔媼出問鉢云鉢郎久不面今日
甚好風吹貴人來也因畱坐中堂呼秋兒以茶奉客女亭亭而
起果捧香茗至袖邊削玉纖纖溫潤瑩白如麻姑爪心疊幾不
能自持耳語媼曰老婆子何處得此佳麗將以之居奇耶媼云
二郎莫亂道此老婦弱息生渠時因病無乳寄養西山阿姨家
姨故而渠已長成故迎歸正欲相攸二郎如有好人家即煩爲
之作冰斧也鉢唯唯歸而謀諸兄遣人以厚幣啗媼媼云論聘
不過六百金惟壻當盡半子情養我暮年無使數根窮餓骨無
歸葬處則可以諾矣鉢聞而慨應之卽委禽行奠鴈禮迎歸青

廬非常妍妙花燭之夕賀客去後銀釭背照替解羅襦鉢曲意
愛憐不忍猛浪女亦作態弓郎徐徐惟腰腹牢牢縛緊帛不肯
去且巾上無落紅心甚疑之然愛之極亦未便求之苛也結櫛
匝月無夕不交頸眠忽一夜腹痛不可忍鉢疑爲病枕上撫摩
慰藉良厚女慴雨泣驚訊云何女強起跪榻畔低聲自陳曰妾
不肖無以對吾郎願死於榻下他時續鵝腸當以一陌紙錢與
負罪薄命人也言已愈嗚咽鉢急抱之起曰夫妻情好已到極
處有何不能諳而作此態女因自陳閨中真名姓曾私范某頃
孕而將娩生之死之惟麌砧之命是聽鉢云慎勿言卿且忍須
臾俟孽障墮地吾能戕之若聲張恐入嫂氏耳卿他日何以做
人卿不必畏我我絕不罪卿我與卿且願生生世世作比翼鳥
連理枝歡會方長也前此之過我何責焉女泣且謝枕上叩首

不已鉢慰益堅俄頃嬰墮甫出聲呱呱而鉢已扼其吭一絲小
命隨風颺矣嫂對戶果驚而寤往問阿叔何處兒啼詭告曰弟
婦病呃逆嘔出痰塊蓋大故作此聲息耳嫂信之仍酣眠鉢踰
窗牖出自於灶下取溫水爲潔其穢跡掘榻下尺土藏嬰尸又
以參湯進往來蹀躞厥狀可憐初不敢役及婢媼也明日嫂來
慰問女倚枕臥繡榻氣息淹淹自云兒時舊患發必月餘一家
憐而信之不復問夜來事然而良人苦矣女由是生感感生愧
愧生恨氣虛血弱五內繫迴遂成狂疾見人必哭哭又笑笑又
以手自掘自云求速死見剪刀即舉而自刺其喉奪而棄之又
以針刺腕上肉防閑稍懈繫上已繫三尺生綃申螭蟠之頸將
入扣矣鉢晝夜伴之不敢須臾離且百般開導自以天日誓云
已非薄倖郎幸女尚有一縷明不自道隱事人終無知者然病

益深百藥罔效劉媼來看女亦對之悲泣無如何也忽聞門首
有木魚聲丁丁然唱佛曲曰真作假來假作真真真真假許多
因勘空泡幻當頭喝喚醒痴迷多少人咄他生事業今生鏡今
生行逕前生影你莫把眼皮遮翻你好把腳跟跔定自家知自
家命自家有自家病癡甚麼顛狂做甚麼風韻何如一棒打開
大家看看大家子細大家安靜鉢聞而異之趨視乃一野僧
鬚碧眼自云大海以西人爲黃童白叟治異疾觀者如堵牆問
和尚能爲人家治顛病乎曰老衲且能治心病迨問顛病也鉢
因與之合十乞爲閻人診視僧大軒渠跏趺坐地略一閉目卽
豁然曰衲已見夫人矣言已索素紙五頁執指若書符狀口念
闢咒移時與鉢曰居士持之入閨中按次序潑水覘之卽現種
種幻相然只宜居士同觀無與他人共觀已乾其紙焚灰枕礪

分服之既愈夫人疾且爲君益智衲住東野破寺中得暇當過
我談空或得居士大布施也鉢拜而受之一眨眼頃僧已東去
挽之不可留追之不能及遂以紙歸扶女起坐閉繩闌於好香
姑如僧語以水試之潑而果現墨意小圖畫現焉第一頁現一
方巾秀士衣冠襪縫宛持券向一富兒爭競富兒怒麾諸僕施
老拳秀才作泣且走避狀上題小字曰賴貸坑儒富兒何愚惡
賴惡討眨眼功夫第二頁又現秀士影挽一美女子手共相偎
倚意態極喪題字云隣家小女強作管侶彼自有妻渠自有主
第三頁仍現秀士影愈形落拓爲一無賴漢所窘剝去衣巾西
風露肘作瑟縮可憐之狀題字云無賴之子誘爾爲非傾家蕩
產何靠何依第四頁仍現秀士影倒其軀臥風雪中一美女子
携婢挾茵褥至揮錙作掩埋狀題字云雪地枯骸綉閣裙釵情

根所種固結不開第五頁並無一人惟現一刀一環亦無題字女見之啞然笑忽暎然動似解而不解者鉗急以爐火熨之便乾拜而後焚雙雙吞服女忽驚省鉗亦頓悟曰曉前因後果乃如是之幻耶各以筆錄前生事互觀之不爽一字畫中秀士楚人也其父在時本富家翁嘗與某姓善某貸其父千金署券留箇父歿秀士不善治生業家漸貧偶檢箇得券向某索還某即畫中富兒也誘毀其券且叱僕奉之秀士懦不敢與之訟竟隱忍女前身卽秀士今生父卽富兒也秀士東隣有婢頗艷嘗誘與之狎婢後嫁夫合晉無元爲夫所不齒含恨以終婢再世卽范三喜也秀士雖貧然性嗜博有某甲素無賴誘之登場一擲嘗十數金久益困故褫其衣以償責無賴卽隨地不育之私娶也秀士家產盡無以爲生棄帖哩行乞里人惡其猥薄不與以

一文錢一勺飯風雪漫天遂傾跌餓而斃有美女其母素好佛
每日坐蒲團習靜女亦喜禪悅通內典其心腹婢某適奉命門
外折梅見秀士尸憐之奔告女女心動潛於夜夕命婢挾自家
茵褥來自則携鉢與婢竭蹶掘深坎裏而埋之女亦旋夭逝今
生卽鉢仲卿也秀士父卽今之劉娘也惟尾幅刀環則不知何
所取意因望空禮拜謝方外指迷而女病遂失伶俐如初旣而
謂鉢曰僧神人也曷詣之求懺悔鉢曰善晨起盥沐捧香徒步
走東郭入一破寺並無比鄰惟殿側一裝金羅漢方額高額形
狀與僧無二因頂禮再拜而退力稱於兄輸千金鼎新其寺招
住持奉香火焉女由是與鉢益親暱鯨鷗不足喻其密翡翠不
足方其隣惟女嘗詣劉娘歸甯無志歸稻花村偶念父母不置
則遙寄甘旨以盡烏私越十年繩紋爲亂鉢慨然有志於功名

商於女女力贊其可遂請纓入戎幕以勸官鎮單女封夫人且
推己之勞績貳封哥嫂時九如夫婦已相繼卒春卿始與妹通
往來鉅偶昏夜率衆拔戰壘畫角低吹銜枚疾走至中途驀與
賊遇血戰至日出賊始披靡鉅正策馬落曠野賊謂集撈之歸
此蹤不蹤叱降不降罵不絕聲指透握齒穿齦遂被害女在家
聞訃亦設位慟哭曰郎君遇我厚我誠有玷郎君比翼連理之
約言猶在耳忍獨生乎遂亦簪纓投繯死至是刀環之畫始驗
女無出兄嫂以次子繼之得難蔭官參游

懊儂氏曰不貞之女如郭秋卿可謂極矣雖有諸佛菩薩而欲
使淫奔者一旦回首大澈大悟且大忠大節不亦難乎然秋卿
則兩得之無他乃悔恨到極處耳人苟能激發良知或夜起發
狂大叫或仰天疾首悲嚎諸佛菩薩當聞聲來窺與之滙滌所

不憚煩若云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恐天下滔滔者絕無一悔過之人矣吾願世之士大夫以秋卿爲冰鑑則可以言知悔

折齒佳人

蔡太守爾與大郡豐於襄夫人如老孟光布衣椎髻心厭惡之出于金往蘇臺購一艷姬爲妾名曰珠珠初入門事夫人頗有禮夫人素懦遇小星凡事能優容漸施冷眼夫人亦含忍太守嬖之甚偶宴歸見珠珠背缸危坐默默無一言問之亦不語再聞之則淚盈曉不斷者如縷間夫人委屈汝耶則抽咽而雨泣太守由是遂深惡夫人凡珍寶玩好綺羅絲繡皆儲於珠珠室而夫人房內如空窑也珠珠婢偶與夫人婢爭棗栗捉迷藏因嬉戲兩相忤共口角太守必直珠珠婢而撻夫人婢珠珠偶深

宵不寐凝睇含愁太守必呼夫人婢來膝立逗珠珠笑珠一刻
顏不爲之變婢卽一時膝不爲之伸嬖如是也一日太守出僕
已拱立道左將據鞍上馬忽憶檳榔袋未曾携至因囑僕勿妄
動自入門取之前履內闕見珠方背身倚檻就日影刺繡紋乃
鶴行鷺步潛至身後又兩手環掩其目珠珠作呢聲曰急色兒
又病渴耶主人翁甫出門卽討瓊漿飲耶昨夕窮乞相亦何可
醜太守驚示以面曰嘻狗賤骨當死卽憤氣出比日暮歸來問
珠珠已挾資隨僕潛遁太守欲追捕之夫人力勸不可恐愈揚
中薄羞也太守怒漸悔與夫人伉儷如舊然夫人究恐夫君無
紅袖添香人何以銷艷景自出室中資親爲物色代覓一妾名
曰珍珍亦有殊色珍入門事事盡小星本分不知媚夫人不知
媚主人亦不解索珍寶玩好綺羅絲繡等物與布衣卽布衣與

荆鉉卽荆鉉也且不甚學刺繡終日機軋輒事紡織如牽蘿補屋之貧家婦幾忘其爲雙旌五馬之如夫人也太守疑之一日又將出仍借名索檳榔袋潛潛悄悄入見珍正端坐機床織織玉手穿梭纖縫乃緩步至玉人身畔亦以手掩其俊瞯珍驚且愕然耳際聽履聲橐橐知是男兒步趨但不知誰何敢忤辱已因大憤怒以手中梭反擊之竟中太守吻折其二齒焉太守大痛口血淋漓一家驚譟珍自知孟浪跪而謝太守自掩其唇且愧且笑夫人出笑罵太守曰痴郎子爾怕戴碧帽乃定欲套陳墨卷耶渠卽至愚亦當凜前車之鑑同寮諸命婦聞之莫不大捧腹因戲呼珍珍爲折齒佳人後聞珍珍舊比隣云女在閨中曾月下坐階砌搗衣隣有無賴子自背後調之珍怒卽以手中木杵奮擊折落無賴之齒故人又呼之爲女習鑿齒云

漢儀氏曰愛妾授梭有意無意姑勿具論而黃堂愛博碧帽心驚再試佳人終不離當日寢白則太守之爲太守亦可想見其爲人矣至嫡室貌寢不能得夫主歡潛購蛾眉顧拋故劍旁搜蝶髻不惜多金此誠賤丈夫之所爲也又豈僅一太守已哉又曰窗開明月讓他紅袖添香室有小星不學綠衣興怨此等樂事間世間能有幾人

禿尾龍陽

海濱某巨室家中蹄躡豢以百計犬豕鑿兔之交合恒不以時尤奇者廄中驅一白一黑其初兩雄相假彼此戲擾似極愛憐旋白者騰前蹄登黑者之脊觀者意與之戲耳而黑者竟以後庭迎湊白者興發亦行所無事而作園莽抽條矣事已帶出驅藝繢繢如魁栗黑者不以爲忤且扇耳搖尾唇翕鬪意似樂甚

少頃黑者亦翹其具甚偉騰起登白者之背白亦容之乃具大
頗衲鑿白者惟瞑目蹙額以忍受之其意似非此不足以報瓊
也某因作書與友人曰昨見舍間兩雄驢作疊股之戲奇孰甚
焉友復書曰然則禿尾亦龍陽君耶此驢而兎者也在昔五代
南漢劉龜每令男女白畫裸淫後苑相視爲樂名曰大體雙後
苑中鳥獸雞犬皆見慣亦鎮日交合今巨室之驢又鐘何氣耶
噫異矣

小娜

魯之恩縣俗例每年春正月望日鄉城婦女無妍媸老少咸粧
飾梳洗潔淨衣裙走集於宰官署公請大夫簪黻而出預於前
一日公庭樹木爲臺是日夫人簪朵珠翹塗脂傅粉乘顯輿婢
媼昇之甫離寢門而邑之婦女卽鬪進爭奪其笄代媼役前後

左右擁衛保護無非綠鬢紅裙宛似珠闌翠繞至庭公請夫人降輿扶之登臺設寶座加繡襯夫人甫坐定狼烟火炮轟震者三鼓樂喧填人聲幾不能辨婦女各向上行朝參禮極敬極虔不容夫人答禮卽拱手微裣雙袖亦不可預以兩美女子立夫人兩肘旁恐其動而禁止之也俟鄉城朝拜畢諸婦女極相評論或云夫人美或云夫人眞美或云夫人美而非眞美或云夫人頭美或云夫人脚美紛紛月旦各不一婦中有解事者告臘趨近跪進參湯一少甌夫夫略呷啜其餘卽膝立請夫人全飲無涓滴賸飲已細樂低奏有如怨如慕之情樂止解事者導女伶至前呈戲目請夫人點戲夫人若誤點愁苦悲怨之曲大眾又跪請夫人更換必須華煥富貴始足洽心對面臺上粉墨登場鉦鼓絃管大眾又陸續魚貫進爲夫人把盞設小筵宴珍饌

亦有些須夫人略沾唇卽已不敢求爛醉也演劇三四關大眾
釀貢十餘千青銅亂榔臺上如雨云爲夫人放賞戲已筵撤大
衆各摘頭上花袖巾或懷中脂粉或香囊荷包摺疊扇公贈
夫人堆夫人膝下亦不可辭如是則交相謂曰夫人倦矣曷請
夫人歸休階下鼓吹大作香烟繚繞旌旆飄揚衆仍昇夫人至
寢門各歡欣鼓舞作鳥獸散是役也以夫人貌之美惡卜一歲
之豐歉夫人貌美者無論矣卽貌惡者亦必盛加膏沐炫服爛
妝作喬行徑方足醫邑人之望有新邑宰盛公以名進士工製
錦甫更歲琯閒庭外人聲嘈嘈問何事吏人以是役爲請公笑
曰此亦臥治之間憮耶曷遣之去吏云此邦俗例若是恐遣去
不足服人心公笑諾之而夫人黑且麻幅腹僂背裙下蓮舟長
尺許堅不肯出強之妝竟攬鏡自照彌覺難堪日影移晷而蓮

輿猶遲遲吾行庭外鼓噪幾若鼎沸曰蒼赤性命在歲之有秋
而豐與否又在夫人之容貌何乃閑置不出爲下民咨乎宰官
何其涼也公往來蹀躞夫人匿帷中驚怖幾至號泣公無已問
吏曰容覓捉刀人可乎吏曰似亦無不可乃環顧婢中惟揚州
名小娜者面潔白如玉肪眉目楚楚楊柳輕盈而裙下蓮鈎九
纖瘦無比曰是真可以簪花學夫人者也因命媼爲之梳雲鬟
披彩服盛妝而出及昇而登高光彩艷絕婦中有兩三閨秀喜
躍鼓掌曰美哉夫人美如嬌施倩盼巧笑膚凝脂無怪翩翩其
來遲夫人美白如玉蠶上箔兮田有穀晉陰方長吾民福鄉村
愚婦着犢鼻褲鴉頭襪者亦俚俗作田歌曰夫人美如此插秧
勤早起不怕旱不怕水民婦生夫人喜衆女歎聲雷動爭進旨
酒爲夫人祝千秋觀者闋集脂香粉溼釵笄叢叢皆爭道夫人

真美非虛譽也而是年果真大熟次年仍庖代又大熟三載皆
然公亦心德之恩納爲小星奈夫人妬且憚不能容然司書捧
硯小娜固無日不在公側無事不得公憐惟不容老奴真個銷
魂耳公每語慕察曰美人譬如花草綴於枝頭迎風浥露生氣
益然若折而喚之恐促其夭某乃真好色者非登徒子之徒有
淫行也人皆隱笑之咸知公自解嘲其實怯於河東吼耳再明
年夫人卒公遣嫗示意於小娜意在遂素志小娜泣謝云妾雖
賤醫作夫人婢然妾之故父亦揚州儒士也且三載內疊代夫
人勞出頭露面萬目共瞻高坐堂皇一時粉黛三千咸頂禮於
石榴裙下莫不曰夫人夫人也今若充妾媵抱衾裯妾不足惜
所惜者官無以取信於民婦耳嫗復命公笑曰是兒頗有志然
乃公方擬鵠絃不能不匹如願已而聘娶部郎中某公女有內

助才而貌不及小娜遠甚且妬亦與舊人將恐小娜之狐媚也
私囑媒婆售之方待價有少年新進士甄公出都道過是邑公
畱宴署中聞小娜美乞玉人一見卽大稱賞自云中饋乏人願
納幣公猶戀戀乃私以五百金暗夫人竟以禮聘娶而去次年
春續絃者自恃面目非前匹慨然妝服而出而恩邑乃大荒
懊憊氏曰室有美人身受其福而不知乃徒以區區名分二字
蕭郎盛之俗固無比盛之愚亦無匹也甄君伉儷不間可知而
一邑之有秋全在夫人之玉貌如模左券焉寰宇之大亦何奇
不有哉顧月老赤繩早已繫定而三年之內竟宛轉司賤役奏
虧功抑冥冥中別有前因與未可知也

楊柳花三嫂

妓館供役之大腳婦人亦往往有體態輕盈腰肢曼娜纖眉畫頰巧笑多姿者添香捧茶善解人意人多以花餌呼之惟裙下雙趺略就束縛但園滑端正即已不求纖小也此種尤物在江南以金陵爲最江北以揚州爲多邵陽之下有大河通東澗昭陽等處春波滑笏一葦能杭有雙篷船者不載貨物惟酒送往來行人男女接膝老稚聯肩顛跕促但船值似較便易耳昭陽布商某一日遣夥吳三官赴揚與以番餅百二十元囑至揚城某行交割卽返藏腰經囑無輕露恐遭念秧等竊覲江湖鬼蜮誠未易測也三官敬諾卽搭雙篷好風逕渡先三官而登者已俊雅似是花使粧束三官益惑少頃至中流間女姓目送情焉女不怒惟斜睇微榮三官益惑少頃至中流間女姓

氏居址女自云花姓姊妹行多呼之曰三艱住昭陽北郭隻身
傭於邵隄鐵牛鬪西首名妓邵小金娘家有年矣轉訊三官亦
據實以對挑以游詞兩頰微頹幾如二八女郎羞澀故態旋以
指搔其玉腕亦無戾色無憤容三官頰倒不能自持恨不遺陽
烏速墜俾成幽歟已而日暮舟子各與以晚發女出筐中自製
路饌分贈三官啖而甘之餐已昏黑矣舟仍挂帆行舸中客各
抱膝垂首眠齁聲大作三官不寐以兩手揉女之膝下舌送其
吻且鳴暉女俏聲耳語曰痴小官欲如何便如何耳懶閑何爲
三官狂喜代弛襯衣大肆輕薄通宵狂蕩旋卽酣眠握其手倚
其肩夢境適然不知東方之旣白忽聞舟子喚客曰到永安矣
各客請於岸上盥洗飽餐再行三官慚寤女亦欠伸作倦態
衆客競屈正欲爭先忽三官大聲驚呼曰死耳死耳言已躡足

失聲嚎啕舟子驚訊所由曰吾腰際忽輕番餅不知何時爲賊
僥者盜去舟子曰吾輩操械一夜無眠客子皆往來素習懲遷
者盜從何來曰子舟誠無盜然吾腰橐空矣初爲主人翁驅策
若此何以生乎卽欲攢身投濁流舟子止之視客皆嘻笑或歎
息或駭詫無一失色者惟女面紅且白色不定舟子因叩首曰
客俱在乞恕舟子孟浪一囊白鷄此子性命所關卽於舟子亦
恐有干係請各解衣一搜閱爲此子釋疑衆曰善各如所云皆
烏有尾至女女笑曰爾之洋蚨其數若何曰百二十元曰吾有
洋蚨亦百二十元然則汝有洋蚨卽不應我有洋蚨耶曰吾之
洋蚨面上皆有蠟印墨花可證也曰誠然耶曰然女自袖中擲
蚨墮板上聲鏗然曰舟子請閱吾之蚨是若何者及解袱閱之
皆光光乍無一印記衆皆瞪視罔敢與辨白三官哭益哀舟子

審度良久因婉與女語曰三嫂不必與此子惡作劇渠誠儂薄
然恕而生之亦莫大陰隲也女固執爲己物舟子怒曰三嫂此
定汝物耶果若是請闢櫻唇示我輩女不肯強掣之一啓檀口
則齒根牙縫墨痕滿焉蓋於交合時潛取其蚨不惜一夜以靈
犀遍舐其墨跡特無如齒頰餘濬終不能淨耳舟子乃大罵三
官曰狗弟子汝目盲耶此邵隴有名楊柳花三嫂子豈汝所能
干犯耶尙不叩首求三嫂恩佑也衆至是始悟羣起叱詈之三
官果崩角不已衆請以洋蚨十元贈三嫂作遮羞資餘仍璧返
女笑曰妾豈真圖若金始不利於孺子耶特年少輕狂太甚姑
與之戲耳若云些須阿堵物妾尙不屑下眼覩言已出腕上金
釧燦然環玉臂者五腰際珍珠寶石陳列案頭價皆値數百
金衆目爲之睭女曰雖然彼腰中物何得至我處渠當自言是

事甯質之官庭不能與以蚊衆間三嫂究將若何始了此一重
孽案曰易耳妾其敝襟渠膝行至前口含我乳呼我親娘三聲
卽十元亦無須分潤耳否則望珠還良不易衆曰善三官尙猶
夷舟子曰咄此尙不便易汝耶無已如其言逡巡舍雞頭因宛
轉嬌呼三呼而女三應之曰好兒子江湖行路難毋輕動邪念
幸遇老娘恐他人不汝宥也客皆鬪然因以番蚊擲還之舟子
潛告客曰此女本姓楊氏初嫁柳氏夫故旋又醮花氏故人皆
呼爲楊柳花床第多戰功一時冠蓋縉紳咸與暱不惜纏頭資
蓋隱於花使者也客皆大愕且服舟子有卓識能調停

懊憊氏曰江湖鬼蜮含沙射影到處潛藏當不僅一楊柳花三
嫂而三嫂乃陰賊之尤者也三官幸遇雙篷舟子否則殆矣若
寄舟子以百里之命則當以明察書稱老斷輪舉卓異者三年

少征途急宜猛省

又云某美女嘗偕一丐婦登舟東西坐有昭陽吏人某瞰女艷治極力調之女不爲忤反出資沽酒市脯媚以啖之吏聞懷大醉夜昏黑女潛起與丐婦更坐耳語之使坐己位無多言吏旋醒醉眼矇矓且無燈檠不辨爾我迺與之狎及嚮晨見懷中乃一鶴髮雞皮之老丐婦大驚且狂呼丐笑曰郎何怖焉俗諺有云一夜夫妻百世恩昨蒙錯愛亦是天緣老婆子垂暮之年尙無歟飯處耶隨郎歸矣尙可爲郎育子女吏慚愧不已丐糾繩不休衆益鼓掌女惟含笑無一言衆爲之排解命吏人酬丐十金始得罷休女之狡猾伎倆較此事固尤爲惡毒也

狐俠

西秦東方生名曼字倩孫弱冠美姿容善修飾顧圭璧其身金

玉其行且生性好結納尊開北海裙屐少年多樂與之游聞人
談經濟則色喜眉彩軒然聞座有談狐者則唾不顧曰彼戴骷
髏而拜月者能吸人精髓而欲與之爲友不亦慎乎有言妓者
曰此亦人中狐也何足置吻後家產耗垂竭乃輕裝游江南登
鶴林浮玉諸山游鍾阜白門勝蹟一囊書劍到處勾留旋入金
陵太守胡公幕東南頗洽筆耕餘暇亦角巾素履携尊翠檣游
秦淮水榭坐丁字簾邊未嘗不慨然抒嘆謂六朝金粉有餘香
也偶於友人座晤秦淮名妓徐無雙亂頭粗服有林下風品竹
彈絲無不精妙乃灣腰柳畔長板橋頭樹覽轍第一者其年齒
亦正與生客心愛好之書紈扇以贈得詞二闋詩三首女讀竟
亦感蒙眷注出自繡香囊鸞鷺枕以報生由是迷惑嘗冒雨造
訪或夕陽泛舟畫檻雙飛壁人相對岸上觀者咸疑爲侯郎李

香復生明年太守卒幕寮盡散而生獨戀戀於女不逾年而阮囊益澀女勸其理歸裝輒嗚咽不能已已女憐之私以奩中所蓄者傾其囊得五百金曰郎以此壯行色餘作膏火資俟有飛騰日不患無文鶯會合若撻因對泣恐彼此終不了事也生泣曰得卿金固不義且文場利鈍未能預期雋則已少却數年恩愛倘原康了何顏以對卿卿曷以此爲卿也贖身再於岸上賣老屋共棲止僕尙能賣文爲活但室有芙蓉何懼家徒壁立者妓曰善則善矣誠恐假母貪五百金不足醫其欲君曷告貸於知交友足成之濟不濟且盡人力以聽天數也生乃囊金往徧告友生無非十叩柴門尤不開者不得已逕以五百金浼友商之搃友譏之曰此人而狐者也購之胡爲謝而強之去搃果不從計無所出往往閉戶捧金而泣旅館主人索房值漸施惡聲

不得不侵蝕此金薪米之費亦分耗焉月餘而金已去其半時
有同鄉友王七仲者且姪生得難遇恩有以絕之適舊之貴公
子孔君來揮金如土乃呼曰吾乃某之入女家自此間有巨
擘仲北望遺石不可不矜其魁孔一到異大稱賞曰徐無雙真
無雙也若不相見空做人間有情郎耳爰餐眠其家女每歌一
曲卽擲錦十端金一餅輒跪謝合十誦佛號不驟女甚歎孔笑
遣之一日挾女遊雨花臺旋棹船而歸金車檀板擊槳喧哩與
笛聲互答生時倚樹縱目忽見船至見女正揜翠袖露纖指擊
雙柑奉客舉頭見生殘衫破帽悵悵然負手樹影中不禁酸心
珠淚盈頰生此時如喪魂魄嗚咽不能言舟過生乃放聲大恸
忽身後一客撫其肩曰痴矣哉子也何憂之深而扼腕若是生
驚顧之則一俊字少年着遊俠衣冠因唯唯興謝客笑曰子之

心曲吾已盡知然旣愛之甚曷不刲之與君共晨昏曰噫世久無古押衛其人者將祭此沙叱利何哉客仰天笑曰醯雞不可語天井蛙安可測海卽有其人子又肉眼不能識多失之交臂耳卽如某也智比黃衫義同許俊一斗熱血藏胸膈久矣當待其人而後傾酒奚比衝頭菜把隨意售之耶生知其有異叩首乞姓名客不答生又自陳夙願乞援手客仍微笑不語久之始鼓掌大噱曰去矣大丈夫作事當刀砍斧斫之咪咪何爲者某夜三鼓君可悄至玉人簷下無違我語言已憇然去道亦莫及生詛語之翌間外聞謠言四起云京都大銀臺尚公有愛女爲匪人誘賣入勾欄又鴻臚寺金氏三公子流蕩金陵爲娼家陷地穴中不日有星使來訪緝興大獄江之南北岸街談巷議衆口沸騰焉女一夕正與孔君坐水榭張燈火開綺筵漫斟低唱

機琵琶鏗鏘然纏纏然忽有褐衣紅帽者二盛氣奔入大聲疾呼曰星使至矣舉室倉皇孔驚竄伏繩榻下而星使紅袍紗帽鐵面長眉已岸然入據胡床南面坐階下鶴立者皆虞侯蛇鞭雉帽韜弓矢執木梃者護衛林立勢頗森嚴星使厲聲傳呼速拘鵠至無使之逸比至拍案曰汝敢買良家女爲娼妓乎笞之左右果按鵠笞五十臀肉幾脫又謂女曰汝當發官媒贊之充戰士餉姪叩首自陳與東方生有婚姻之約曰且傳渠來時生正蝟縮短牆暗畔去留不可忽爲赳赳者握其手問曰汝東方秀才耶曰然曰星使喚汝乃隨之入悚仄屈其膝星使略審視笑曰果嘉耦也筋緻身值十五兩叱鵠領訖諭卽駕輕轎速去生與女稽首謝實不知星使何處來來又爲何事也携女返寓出餘資酬房主人夤夜買櫂擊楫渡江明午至真州甫賀館舍

草草安筆牀茶竈雙鷄籠不亞劉樊忽有賀客到門迓之卽
樹下拊背之少年客也邀之入坐女艷粧出拜客笑曰昨夜特
毋驚乎雖然非此不足以撮合生曰詭作星使者究是伊誰客
云卽某是也口子本俊人何頓鬚飄飄如怒虬且虞侯列左右
者何皆能神酣似曰此僕之幻術也夫婦乃重與禮拜感荷玉
成因命女料理尊罍烹飪贈臚欸客客略呷杯中物卽蹶然起
抗手與別堅留之不可曰君願遂矣僕本多此一行然君之旅
況誠難堪也尙欲爲君謀生計所謂救人須救急耳因袖出小
明珠如豆者二目夫婦分雌雄拜而呑之君每臨文注想珠光落
鴛針之妙卽隨意織無不花樣簇新如醉夜來之神妙頭擅
絕技尙憂貧耶不竟卽數聲珍重騰躍登屋清嘯一聲砉然不

知何往生與女心地果通明思借市人資謀七字門前署一榜
曰男賣文女刺繡文速且工繡奇而秀不能速而奇雖有青蚨
吾不敢受翌果文士來與生論詩古文詞應對如鶻及指題則
援筆立就無不如宿構焉富家閨秀爭以荷包扇囊等物浼女
手製則靈通月嫉巧奪星娥工女紅者罔不拜下風一時真州
士女多執贊於夫婦座下不兩月各獲修飾已千金乃購華廬
幕僕嫗服錦組鑿珍簟益自矜重不輕易以心血與人明年冬
夫婦方雪夜掩關圍爐對酌互詠梅花聯句忽聞屋瓦鏘鏘覩
之則前度之少年客裘服綉麗貂帽烏靴掀簾入啞然笑曰賢
耦安樂不憶水人耶生再拜曰君行踪飄忽幾從天外飛來乞
示真姓名俾愚夫婦焚香供養朝夕頂禮酬大德勿譏曰實告
君我通天狐也以醉後踏碎天上碧桃花且狂擊通通九疊鼓

驚醒希夷君座下高足二百五十名頑仙乃謫降人世一紀今
將遠別所恨者尻後物未除急切不能懸仙籍乞君斷之亦可
云酬蹇修矣生驚駭無旣曰某亦感之入骨奈何忍心殘君體
曰殘我正所以成我也生不敢女云妾思之久矣是可不必違
仙人囑曷掩面以研使得脫然早登大羅天客笑曰還是夫人
爽直凶導生他室授以刃生視之果實其色而葺其毛者五寸
許橫門限上餘無覩飲泣而揮之默然一聲尾墮而客已杳聞
空中語曰君勿棄我尾明年今日有大難舉此足以禦之生與
女均涕淚如綆蹙踊哀號望空頂禮後以文組裹其尾藏僧中
已而新督蒞任與孔齊世好孔僕知生事蹟撫証督轅將以妖
幻治生矣生怖而束裝盡擯貲白物售去星夜回西秦道出太
行遇嚮馬賊瞰女美勢將兼奪之生聽是日卽去年遇客時也

舉尾一揮卽天地變色狂風怒號砂飛石走賊騎無故自蹂躪披靡而遁生始安穩抵西秦

懊儂氏曰押衙不可遇何處竟無雙客也颺然而來慄然而去姓氏不著居址不傳幾如神龍見首不見尾百世下又孰得從而捉摸之乃以尻下修然欲假手於報德之子而不得不真州一行而人亦共知其爲綏綏之族噫尾亦贅疣矣哉與其醉後露形曷若鋼刀一斫也

安三姐

海陵有安三姐頗有姿色少年新寡而性頗堅貞不輕易與人苟言笑顧膝前無子女堂上無舅姑隻影煢煢絕無生計乃借刺繡澣洗以自給一日有皖客貨其左廂安行李自云待陝客月餘卽行房值所不客三姐瞰客頗溫雅誠篤無佻健容利其

值允之客又云僕從有二三皆收債於他邑急切無伺應者凡
炊爨烹飪事乞三姐代勞容以資謝三姐憐伊客況亦俯允所
求卽間來新舊兩亦預購蔬菜羊臘彘肩之屬浼三姐代庖而
客皆預與值且薪米瑣瑣多不甚苛益信而安之時昭陽有富
家子向十三者囊資來擬購小星茗肆邂逅與客遇抵掌傾談
情誼頗洽客訊所謀以實告之客曰此間粉黛貴若嬌施稍有
姿者多陷入勾欄僂背蟠腹尺二金蓮者值雖微又恐不足入
君目此事良不易也明日客約十三登博場客屢負而朝夕招
飲酬酢猶殷十三欲酬以東邀之酒饌飲客蹙額曰昨以市脯
大嚼竟得酒魚疾肆上肴饌固非佳且不潔曷之寒舍內子烹
調尙可入口且五簋八碟不過費數百文耳十三遜謝固邀之
卽贖之往至則見三姐淡雅梳妝嬌容麗貌正在簷下以皂角

盥指爪見客携友至迎問曰汝歸耶曰歸矣吾有至契當歎之可治饌三姐領之入廚下須臾刀礮動已而草孽陳酒霧蒸騰臚膾滿案餐之味極甘旨十三因贊歎且美其有內助客笑曰是不過家常菜耳若云盛宴恐棘手亦難堪矣餐已渝茗而退客送之門拱手曰容再晤十三揖與之約明晨過某肆茶話曰諾晨起果先至問十三曰君見吾內子何如曰尊嫂容工均出衆矣君真艷福哉客蹙額良久曰實告君某因好博過負若山顧家無負郭田竟非曾婦不足償積累十三恐戲言笑不對客又疊言之十三曰君真作此涼德事耶若讐言即不敢對倘出於真恆與其貨他人曷若售與某寒家頗溫飽尚不至使尊嫂向隅客聞之欣喜曰渠如得足下而醢之某心慰矣不然數年結髮耦豈一旦無枕席情耶十三因問湏資若何始償博負曰

論資二百金即脫然矣然必五百金攤以所餘之三以半另娶
婦以半作資本謀生涯斷不敢再近花骨頭言已唏噓且以天
日誓十三沉思良久曰設資至而人將何時交曰卽請以與迎
至舟當速速掛帆去吾卽詭以歸寧誑隣舍緣賣婦名實難堪
也曰然則君卽無兒女惜別情耶何恝然如是曰君痴矣婦人
所重者柴米耳渠見吾鬪孽泣而下堂求去者屢矣十三聞之
喜曰君且倩捉刀者作券某回舟以白鑪來及携銀至客已以
券呈且面署押焉因偕至三姐家見三姐方倚門繡荷包薄施
脂粉艷冶果勝於初見時入坐獻茗已卽以券付十三曰鑪何
在易與我持至肆中一評色之席下十三乃如數檢與之曰且
少憩吾乘便卽喚輿人來又轉面告三姐曰我此行實出於不
得已座客非他瞬即一家人易陪之少坐逾刻毋庸覲覩無語

言三姐曰汝速去速來吾自爲爾陪客客卽如飛去乃由午至
日下春容杳然如黃鶴十三始與三姐對坐赧然道家常說
海陵風俗至是燥急問三姐曰渠此時何尙不歸三姐曰想又
至他處勾當耶獨曳日暮三姐起篝燈曰客痴候何爲曷先去
明晨晤未遲也十三駭詫曰渠得五百金賣婦於我奚可遲三
姐曰渠婦何在曰汝非渠婦耶已賣於我矣三姐勃然怒手批
其頰且大聲嘶號狂呼隣舍比隣人四集則三姐已花容慘淡
青紫盈龐且罵且歐氣哽咽不能語隣疑十三爲肆強逼姦者
爭拳而唾其面十三亦窘急不能出聲隣人曰是必儇薄少年
也曷繫之送公庭而三姐又搖手不巳氣漸平始緬述其事十
三亦詳述先後遇客默隣曰嘻子殆矣渠渤海之士不過僧賈
一樣爲棲息處耳何得有眷屬若安三姐者乃婦而素有節操

名子孟浪出此等語言宜逢彼之怒也十三始恍然知爲客詭向三姐叩首服罪兼環叩隣人始踉蹌出門去明日於海陵市上遍踪跡之則烏有先生矣痛哭而返兩頰猶有三姐指甲痕懊憹氏曰奸人伎倆愈出愈奇亦司空見慣者也惟無知少年競與玉人相對始則默然繼則咷咷冉則囁囁乃一嘗未終而筍牙之指已在頰上清脆其音爾時情狀幾令聞者凜然一齊噴飯是不可以不傳